

III

南國樂園的冒險戰士

一場戰爭的危機，
帶給劉其偉無限的轉機。
他拋擲自己的性命為賭注，
贏得了經濟生活的穩定，
也贏得了藝術的理想。
不畏死，方知有生的價值……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

Wild Boar 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為錢效命，成為亡命之徒

九六五年越戰激烈，美軍登陸越南金蘭灣，迫切需要軍事工程人員，美軍正來台招聘人員，以加強戰鬥力。「你要不要去應徵？」一位得知消息的同事，連夜匆匆趕到劉家，告訴劉其偉這個秘密。「這真是難得的發財良機，也是我一生唯一翻身的機會！」劉其偉激動的說著。隔天，他馬



台北松山機場送行 1965

劉其偉決定為錢效命，以生命為賭注，冒險參加越戰，擔任軍事工程師。劉太太無言的前往松山機場送行，這會是一場生離死別嗎？還是改變他命運的開始？

上去應徵，憑著國防部軍事工程局工程師的身份，對飛彈基地、海軍碼頭及機場配電工程等專業經驗與知識，與流利的一口英語，他理所當然的被錄取了，簽下了三年的賣身契（1965~1967）。

●窮，真會讓一個人挺而走險。
●「死有何可怕？貧窮才是最可怕的。」參加越戰，賺美金，養家活口，這是他五十四歲的生命中，最大的一次賭注。與其失望、怨嘆，不如去創造希望，他的冒險性格，使他有著賭徒放手一搏的精神，而自信，就是他的籌碼。他深愛他的抉擇，此去沙場，將無怨無悔，即使賠上性命，也值得赴湯蹈火，在所不惜。當他把這個駭人的決定，告訴妻子時，誰也無法改變他的去意。因為膽怯與遲疑，只會更限制他的發展。當他連死都不怕，才是真正的活著。當時的他，並不曉得，這個為生計所逼的抉擇，竟翻轉了他後來的命運。

越南戰爭

十九世紀末葉，越南淪為法國的殖民地，二次戰後，法越戰爭延續了八年之久，1954年的停戰協定中，以北緯十七度為界，分裂為南、北越。1959年，北越共黨領導人胡志明，向南越發動解放戰爭，美國為避免南越政府赤化，於六〇年代末七〇年代初，大舉介入越戰，協助南越對抗北越共黨。1975年美軍倉惶退出越南，結束這場美國歷史上最不光榮、失敗得最慘的戰爭，翌年南北越正式合併。



烽火中的越南



劉其偉 中南半島地圖

1965 劉其偉赴越南戰地，參與美軍機場軍事工程。

那一年，劉其偉一行九人，號稱「亡命之徒」，搭機經香港，進入烽火四起的越南，正是美軍登陸金蘭灣後，戰火最猛烈的時刻。西貢市，昔日被人稱為「東方巴黎」，今日已是人馬雜沓，隆隆的砲轟聲、爆炸聲，夾雜著高分貝的馬車聲、摩托車聲、戰車聲，整個城市喧

譁沸騰，甚至晚上也被照明彈照得如同白晝。有時直昇機向地面發射火箭，一條條的紅色火焰猛衝地面，驚得地上的民眾滿街亂竄，更多的人則已倒地不起，血流如瀑布般的噴湧不已。這不是電影裡槍林彈雨的戰爭畫面，是真正可怖的殺戮戰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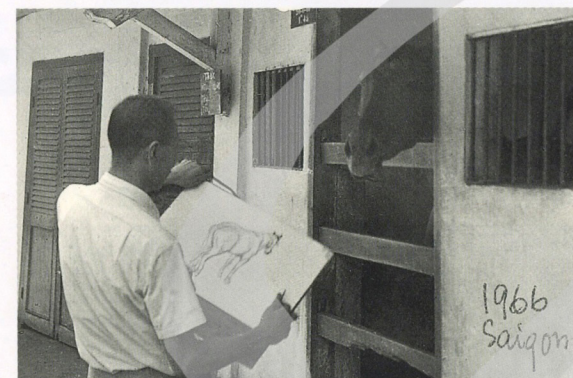


劉其偉 西堤茶樓 1967 水彩·畫紙 24×31公分

劉其偉 戰爭的前夕

1966 水彩·畫紙 64.5×49.7

根據歷史記載，當占國Indravarman三世在位時，和吳哥王朝發生戰爭，當時占國只有步卒和象，因向中國求援，半島從此由中國輸入了騾馬。(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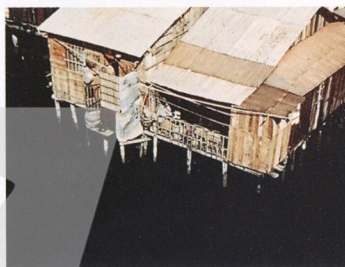
雖然置身殺戮戰場之中，劉其偉卻因著對繪畫的熱愛，不顧危險四處寫生

然而血腥到極致，反而是享樂到極致。戰火裡，卻藏著一處人間樂園。既然人命在旦夕之間，行樂就當即時，戰爭製造了各種光怪陸離的荒謬現象。老鼠貨、租妻、醇酒、毒品，樣樣都有。「老鼠貨就是越南人串通美軍，從倉庫偷出來的貨品，品質好，價格又便宜，各種名牌相機、洋服、吃喝拉的東西，應有盡有。還可以特別訂貨，讓貨主再

去偷來賣。」劉其偉接著又說：「戰爭，有人大發戰爭財，有人流離失所，而今天不知道活不活得過明天，美金、醇酒、美人，歡樂不盡，那滋味真夠刺激！」原來，戰爭可以把城市變得多彩多姿，充滿誘人的生命力，正是亡命之徒的樂園。而劉其偉卻從戰爭中，發現了更誘人的藝術寶窟。



劉其偉 水上人家 1967 水彩·畫紙 24.5×36公分 (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)



劉其偉最愛畫破廟、殘橋、污河、陋屋。在湄公河畔的支流上，貧民窟的村民架屋而居，有著南國的風情。



劉其偉 湄公河——西貢 1967 水彩·畫紙 24.5×36公分 (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)



劉其偉 大眼雞(西貢) 1966 水彩·畫紙 26×38公分 (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)



「大眼雞」是西貢水上載貨的主要交通工具，船首的圖案有如一雙大眼，據說是用來嚇退鱷魚。



劉其偉 停泊在湄公河上的醫務船 1966 水彩·畫紙 24×31公分 (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)

中南半島的一頁史詩

● 劉其偉做的是飛機場的軍事工程設計，白天是戰火中的亡命之徒，晚上搖身一變為藝術中的瘋狂之徒，他的冒險性格真正在戰地中凸顯無遺。即使是子彈滿街飛，在血腥驚恐的日子裡，他常常不顧生命危險，獨自跑到有神廟，有古文明的地方，拼著老命的畫，白天畫不夠，晚上還拿著手電筒照畫；長著痔

瘡不能坐著畫，就跪著畫。一位與他住在一起，共同成立「三一畫室」的畫友王次廣說：「他好像發了狂一樣投入。」每到放假日，他就往外跑，出去寫生，每次畫完回來，總是被那些憂心如焚，耽心他安危的朋友，痛加斥責。然而他卻心安理得，反正豁出去了，這條路是自己選的，就得認真走，而且要走得跟別人不一樣。



劉其偉在西貢「三一畫室」的陽台上 196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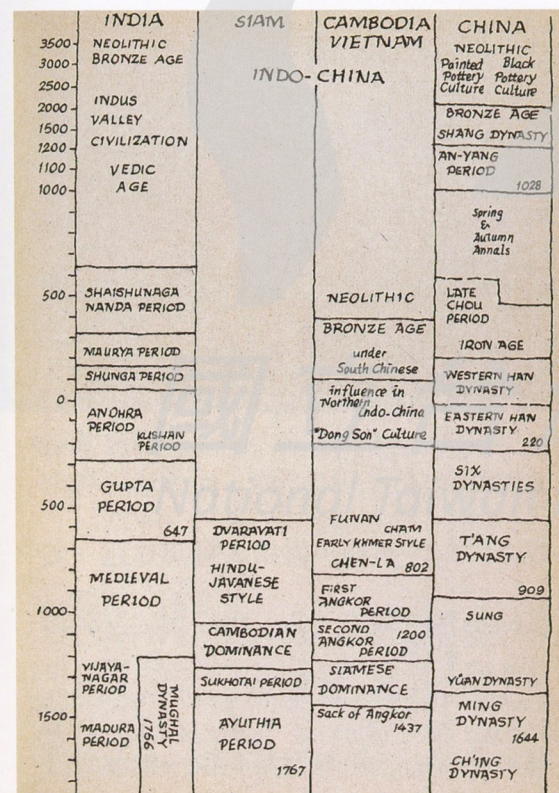


劉其偉 王次廣像 1966 水彩·紙 49.5×31.5公分

● 當他看到中南半島上，占婆塔的廢墟和吳哥窟的遺跡時，真像畢卡索看到非洲雕刻般的震驚，他的眼睛有如黑鑽石般的突然發亮了。他如獲至寶的盯著看，完全沈浸在那片神秘、浪漫又靜謐的宗教氛圍中。占婆族的占婆塔，在青磚砌成的三角形門楣上，雕飾著體態婀娜的浮雕舞女。而吉蔑族的吳哥窟是婆

羅門教的神廟建築，建於九至十三世紀，神殿內有著無數莊嚴靜穆的諸神石刻，雄偉的石獅、石象及優美的浮雕，刻著戰爭史蹟、神話、寓言，帝王事蹟及百姓生活景象。千奇百怪的美麗浮雕，充分展現出吳哥王朝的燦爛文化。劉其偉在感動、讚嘆之餘，不但畫了大量的速寫，也拍照做記錄，更蒐集許多英、法文資料，時時閱讀，他居然忘了他是被美軍高薪聘來打仗，卻忘我的做起田野調查。

● 在越南讓他第一次感覺很富有，因為美金大把大把的賺，繪畫材料也就大批大批的買，有了財神，似乎藝術之神也特別眷顧他了。他不但敢於糟蹋材料，也敢於實驗，敢於嘗試新畫風。有錢，什麼都敢，尤其對待藝術，更是毫不吝嗇，用的都是當時台灣沒有的法國名牌畫具與畫紙。他畫得比在國內時還勤快、賣力，畫通宵是必然的，而且還是連續幾個通宵，不眠不休的畫。神殿的



劉其偉手繪的年表：印度、暹羅、高棉與越南、中國



占婆的戰士石刻

諸神似乎被他的誠心感動了，冥冥之中引領著他走向創新之路。以前，他大都以寫實的方式畫風景及人物，現在他的畫充滿著如宗教般的哲思冥想，是一種在像與不像之間，在寫實與抽象之間的半抽象畫，散發著詩意及迷濛的神秘氣氛。畫面造型古拙而簡潔，色彩古樸而典雅，迥然不同於以前的自然寫實畫風。劉其偉已經度過了生命的險灘，真正找到了自己，有如一條小河終於奔向了擁抱它的藝術大河了。這些作品就是奠定他成名之作的「中南半島的一頁史詩」。

●「我是靠越戰起家的！」劉其偉說：「戰爭帶給人類毀滅，偶然也帶給一些瀕於絕望者以一線生機。」劉其偉就是



劉其偉 生命的金丹 1966~67 水彩·畫紙 49.5×65.2公分 (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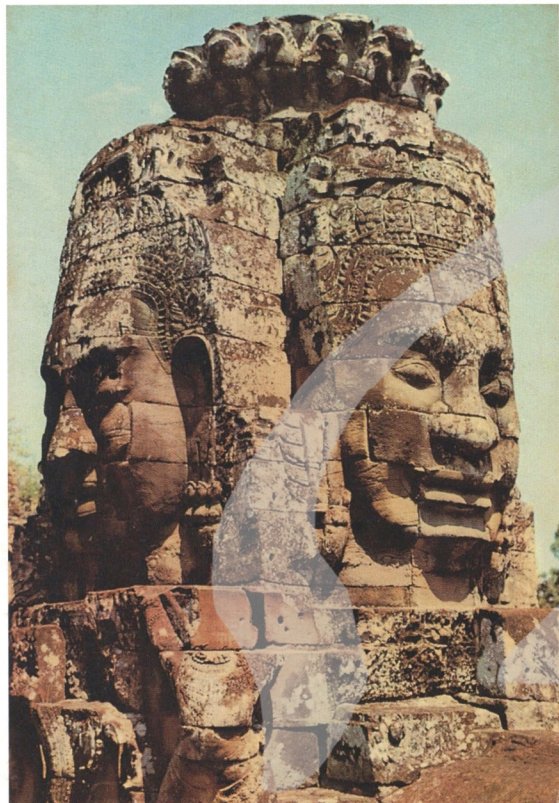
緊緊的抓住那一線生機，從生活中攝取豐沛的創作素材，盡情的揮灑自己。他真的是靠越戰起家的，越戰讓他在經濟上，揚眉吐氣；在藝術上，脫胎換骨，難怪他說：「如果沒有越戰，就沒有今天的我。」

■越南的占婆文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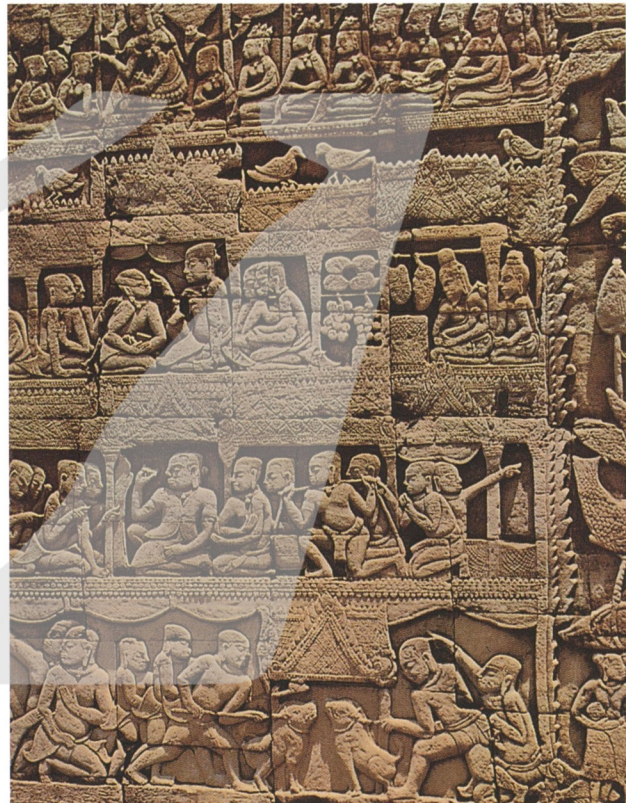
西元八世紀中葉，越南中部由一信奉印度教的家族所統治，因都於占，又號占城 (Champa)，亦稱占婆，開展了新的占婆文化。占婆為一印度教王國，崇拜濕婆為主神，美山遺址是占婆人的宗教聖地，位於大南 (Da Nang) 山中一處偏僻的山谷，原有神廟七十餘座，現今僅餘二十多處遺跡，斷垣殘壁，神龕屬於南印度風格，建材全為火燒磚，石雕藝術則頗受印尼影響。遺址中尚可見許多殘破的石雕，較完好的作品已移至大南市區的占婆博物館典藏。

柬埔寨吳哥窟

吳哥地區位於柬埔寨（又稱高棉）西北部，大規模建築始於九世紀，其藝術成就在十二世紀達到高峰，最偉大的工程即是興建吳哥寺（亦稱安珂窟，高棉語「安珂」原義為「城」或「都」），全城佔地五百多英畝，由四公里長的大護城河圍繞，砂岩石牆上刻有成千上萬的淺浮雕。其中，「大吳哥寺」由大石塊結構而成，牆和高塔落成之後才加以雕刻造像，石塊接縫仍清晰可見。十三世紀後，吳哥諸寺被世人所遺忘，居民全部外逃，整座神廟任其毀滅，1870年由法國人牟哈特（Henri Mouhot）重新發現。二十世紀連年不斷的戰火，直到近年來，吳哥窟才得以平靜的重現昔日丰采。



Bayon的面塔



柬埔寨Bayon浮雕

描述十二世紀吉靈王朝的民間生活——鬥犬、教學、烹飪、分娩、下棋，顯示太平年代民間的歡樂。



Bayon的石雕

吳哥窟精美的浮雕及千奇百怪的內容，刺激劉其偉創作不斷，佳作一張張產生。



劉其偉 太平年 1967 水彩·畫紙 65.2×49.5公分（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）



吳哥窟的浮雕

國內的水彩畫家，大部份的主題都以風景畫的寫生為主。而劉其偉在越戰期間，在與吳哥窟的藝術相遇後，他的水彩畫便是畫他所感動的石刻作品。他把立體的雕刻或浮雕，化為二度空間的平面繪畫，形體簡練，色彩渲染柔和，氛圍朦朧，有著斑駁的歷史感與神秘的宗教性。這一系列「中南半島的一頁史詩」作品，都是他在現場素描或拍照後，回去再構思佈局，上色用彩。由於題材新穎，畫風有半抽象的味道，是國內前所未有的，使他在水彩畫上獲得畫壇的矚目。

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國立台灣美術館
National Taiwan Museum of Fine Arts

劉其偉 漁市 1967 水彩·畫紙
49.4×64公分(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)